

白天錄音，晚上的時間都是自己的，我就常去那裡幫忙縫衣服，一方面是想學洋裁手藝，一方面也想看看有沒有賺外快的機會。身材瘦高的頭家娘對我很好，總是很有耐心地教我怎麼選布，怎麼打版，怎麼剪裁，怎麼車縫，尤其是車鈕釦孔我最厲害，車得是又快又好，比那些當學徒的女孩子還棒。這方面我還真的蠻有天分的，以後不論在戲服縫製，還是家裡的門簾製作、改製舊衣，我都不假他人之手。這不是為了省錢而已，更多的是因為我喜歡，我喜歡動手為自己和家庭親手一針一線地縫製溫暖。

在「民天」的時候我還賣過肉圓，那次是和團裡面一名樂師合夥做的小生意。我的合夥人是現在教臺語很有名的洪澤南老師的舅舅，他不只是在團裡面當絃仔師，他還兼差雕刻布袋戲的尪仔頭。「阿貓仔，我有一個親戚在做肉圓，我們來整一個擔子頭，跟我親戚批肉圓來賣，妳看怎麼樣？」我想，什麼東西都可以省，就是吃省不了，儘管當時外食的人並不多，但是，賣吃的總是贏面比較大吧！好！我答應了，並且開始做起了我賺錢的青春美夢。

我賣掉一條大姐打給我兩錢重的金項鍊做資本，盤了一個中古的攤子就在電臺附近賣起了肉圓。預想的和實際上總是有落差，電臺下班後賣肉圓到晚上十一、二點，回到宿舍睡沒幾個鐘頭，一大早又要去上班，體力實在吃不消。本來想說就加減賺！最壞的情形

就是賺不到錢至少還賺到了自己吃飽飯，不然一個月一百塊錢要怎麼生活。肉圓攤的生意一直不太好，顧攤子的时候又怕碰到熟人，尤其怕碰到電臺的主管，見了面怎麼解釋說明都不對。就這樣苦撐了一年多之後，最後還是把肉圓攤子收了。



✿ 我手做的白玫瑰，是不是栩栩如生呢！

錢沒賺到，我顯然還沒有記取教訓。後來我在中視歌仔戲和柳青搭檔演出竄紅之後，也曾經與人合夥先後開過兩家餐廳，同樣的，結果也是經營不長、認賠出場。我烹飪的手藝一流，但是經營嘛？或許我的個性根本不適合創業，這是我後來才有的體會。顧好本業之餘，再烹煮出有情感、溫度的飯菜，為家人朋友的嘴、胃和心送暖，這才是我最歡喜做的事啊！

談到兼差，順帶一提我小時候在內台班「新嘉興二團」做紙花賺錢的往事。



我用蘆草做的盆花。

民國四十年代初，當時沒有像現在這樣插鮮花的習慣和消費力，連塑膠花都還沒有出現呢！但是到了農曆新年，為了美化空間和神明廳敬祖所需，盆花還是有它的市場需求。這裡所談到盆花裡的花其實是由蘆草片所做、幾可亂真的紙花。當時的內台歌仔戲班裡很流行做蘆草花去賣，女演員常去批蘆草芯做成的白色蘆草紙，只要一根筷子，一把剪刀，透過巧手巧思就可以捏塑出各種花的花瓣、葉子，再經組合、染色，配上鐵絲為莖，一朵朵與真花媲美、永不凋謝的盆花就完成了。

我從小手就巧，觀察力也好，我做的蘆草花總是全戲班裡最像、最美的，整體造型也最勻稱。我做一對大盆的造

型紙花，大姐在市場裡叫賣總能賣個二十幾塊，這可是相當於一般角色一天的薪水呢！扣掉成本，獲利其實算是不錯。不像我三哥滿勝覺得在外面叫賣很丟臉，大姐她不會不好意思，「賣花又不是做賊，有什麼好丟臉的。有人買，就有人賣。來！都給我！」大姐演戲有點名氣，認得她的人多，不用特別喊，帶出去的盆花通常十幾分鐘就可以賣掉。

現在，我偶而還會帶著十一歲的外孫女宥宥一起做紙花，還是一根筷子、一把剪刀和一條鐵絲。看著與我那個時候差不多年紀的宥宥專注剪捏的神情，那時候淡遠的戲班回憶又被喚起，我其實更為我的子孫能繼續學習這古早的手工花藝而感到欣慰。以前的苦，現在都變成甜的了。



這是我與外孫女宥宥合作完成的蘆草花作品。

排場歌仔戲

從民國五十二年五十五年到五十五年，我在「民天」四年多的廣播歌仔戲演出經歷，對我後來的人生發展有關鍵性影響的事情其實並不少。比如，我在這裡第一次被調去演排場歌仔戲，這對我後來在歌仔戲教學的反省，以及對戲曲文化保存的思考很有幫助；而團裡的樂師三寶兄教我識字讀書，對我這個從來沒有搆過書包上過學的人來說，後來我之所以有能力整理歌仔戲劇本和四句聯，他的功勞其實最大，也是我最感念的人之一；另外，還包括我參與灌錄的第一張唱片——「掌中戲劇後場專用特種片」，也是三寶兄介紹我去錄的，意外地為自己留下了一段不到二十歲的青澀嗓音。

以前，日子，就只是一天一天過著，有時靜靜地生活，有時慌亂地應付，從來沒有意識到當時所做的、觀察到的和感受到的每一件事，會在未來的人生裡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其實，每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有它的意義，只是看在未來什麼時候、哪一件事情上顯現而

已。這好像需要時間與經驗的累積，年紀越大，對冥冥中老天爺的巧妙安排就感受越深，越是相信很多事情都是已經注定好的。

我在「民天」有多次的排場歌仔戲演出經驗。其實，我更早在內台歌仔戲班和賣藥團時期就知道有這種歌仔戲表演形式了，一直以為它就是很常見的另類、非正式的歌仔戲表演，一種類似陣頭，靜態的音樂陣頭表演。民國五十五年我到臺北之後，還曾經在大橋頭不知道哪個戲館的看板上，看到他們營業的項目除了歌仔戲



我（右二）在「民天」時參加做壽場合的排場歌仔戲演出。（1960年代）

然就借用了北管「排場」這個名詞。民國四、五十年代，如果有人家要入厝、結婚，或者為長輩做壽，為了表示隆重及場面熱鬧，請主通常會在前一天晚上僱請歌仔戲演員去演唱，並與村民同樂，請主有面子，鄰居也樂得有戲可聽。好比我的小孩明天要娶媳婦，前一天晚上我就請人幫我找好幾位歌仔戲演員、樂師，臨時湊成一班，在我稟明祖先明天的事情之後，就請他們開始演唱歌仔戲，演員不上妝，穿便服，或坐或站，就對著麥克風唱一齣完整的戲齣。比如唱《呂蒙正》，就真的是唱整齣的，來聽的厝邊隔壁擠得是滿滿滿，古早真的很時興這樣的歌仔戲表演。



某祭廠廣播歌仔戲團之排場歌仔戲演出情形。

演出、陣頭包辦、三藏取經之外，就寫有「喜宴排場」一項。不過，這段歷史好像也被大家遺忘了，藝人很少說，學者更不知道，就我所看過的一些寫歌仔戲歷史的書好像都不曾提到過。

什麼是排場歌仔戲呢？我覺得它是因為表演形式很像北管子弟的「排場」演奏而有這個說法的。相對於上棚演出子弟戲，北管子弟更多、更常見的演出形式其實是坐唱演奏性質的排場，所以，當後來歌仔戲也出現類似的表演形式時，自



上／翠娥（穿裙背對鏡頭者）在「農民少女歌劇團」演出排場歌仔戲。
下／翠娥（中立者）於農民電臺「農民少女歌劇團」演唱排場歌仔戲。



演員 王金櫻 張麗春 羅文君 張閔鈞 翁婉玲 陳金玉 高美玲
後場 柯銘峰 周煌翔 李杏英 楊子軒



來聽阿貓姐—王金櫻的聲澈美韻……
高潮迭起皮皮挫，破膽驚悚嘴齒震，好聽到不甘喘氣……

阿貓姐的排場歌仔戲 殺子婆

10/21 pm7:30 10/22 pm2:30 pm7:30

兩廳院售票系統 / 350元(自由入座，兩廳院售票系統)
大稻埕戲苑-八樓曲藝場

製作人/王金櫻 導演/小咪 音樂設計/柯銘峰 演出經理/葉如玉
舞台裝置/柯銘峰 平面劇照/陳少楠 製作統籌/陳仲慎 行政協力/李月君
執行製作/李淑嫻 視覺設計/藍錫創意 燈光音響/多音藝術有限公司

指導單位 /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主辦單位 / 閩南嶼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33巷1號2樓 洽詢電話02-85095600

《殺子婆》海報。

想一想，當時的歌仔戲真是大家生活裡的一部分，除了排場歌仔戲之外，還有內台歌仔戲、廣播歌仔戲、賣藥團歌仔戲、歌仔戲電影和歌仔戲唱片，在臺灣人的生活空間裡，歌仔戲真的是無所不在，處處耳聞。看看現在的歌仔戲處境，和當年的盛況實在不能相比。畢竟時代已經不一樣了，只能自己看開一點，就好像人也要經歷童年、青年、壯年、老年等不同的人生階段，就把它當作一種生命的自然規律吧！有起就有落，生滅隨緣！現在我能做的，就是把握時間，把我曾參與過的歌仔戲表演形式，用現代劇場的方式進行復原演出，做好文字和影像記錄，讓這曾經有過的歌仔戲文化能夠繼續被後代子孫瞭解和欣賞。

去年（民國一〇六年）十月底，我就在大稻埕戲苑八樓的曲藝場辦過一場「阿貓姐的排場歌仔戲：《殺子婆》」演出。我特別改編川園叔提供的賣藥團手抄本《殺子婆》，將全部四句聯改編為有唱有白的形式，而且對劇情進行必要的剪裁，保留必要、精彩的戲肉，讓它適合一個半小時的演出長度，尤其，我為了適應現代社會的變化，特別把清朝四大奇案之一《殺子報》裡面比較殘忍血腥和色情淫穢的部分刪減掉，只保留一段徐氏與奸僧在靈堂做功德段的調情愛情歌對唱，增添全劇的趣味性。

我請我的好朋友小咪當導演，她一直是我「閩南嶼」的藝術總監。整齣戲排得很緊湊，為了增加視覺的可看性，也把純粹的唱唸加上一點身段表演，我自己充當「抽詞」的說書



去年我與《殺子婆》海報攝於大稻埕戲苑八樓曲藝場。
《殺子婆》原名《殺子報》，因為劇中徐氏殺子，稱其為「殺子婆」亦無不妥。這齣戲在日本時代很受歡迎，我一親族的兩位姑姑，就取名為金定、官保，與劇中姐弟同名。

妳真正有用心，妳如果沒有做，以後就沒人知道歌仔戲這一段了。」聽在心裡，覺得很安慰。做這種沒有市場價值的演出，當然就只是單純地為它的文化意義而做不是嗎？有知音，就夠了。

排場歌仔戲的表演形式，我一直覺得對臺灣戲曲學院歌仔戲學系的學生訓練很有幫助。現在歌仔戲學系大學部常有學生的成果展演，時常可見演員還沒有訓練成熟就急著被推上舞臺去面對觀眾，有時候對演員和觀眾而言，可能是減分而不是加分。打比方說，就

好像一棵水果樹，你如果要照顧到它能結出果子，第一年開了花你還不能讓它結果，因為這棵樹的根底還不夠勇壯，你還得要摘剪掉一些枝幹讓它繼續長，這樣明年才有可能讓它結成果實。

先讓學生學好唱，不要急著帶身段表演。把唱練好，把底子打穩，「腹內」自然就有。之後再用排場歌仔戲的方式進一步鍛鍊他的演唱能力，還是照鼓介來，演完整的一齣戲。因為不用穿戲服，表演也從簡，這樣反而可以讓學生在唱腔表現力上有更高的自我要求。也就是透過這種方式去幫助他們思考，當去掉其他的輔助手段而只剩下「唱」這個表現工具的時候，你該如何面對唱這件事？如何把武器給它磨得更利？我們在思考戲曲表演教學，有時候看看老前輩們走過的路，體會他們的時代與藝術，時間和傳統會給我們很多養分和啟示的。

人，而兩位完全沒有排場歌仔戲經驗的演員羅文君和張麗春，也有令觀眾驚豔的出色表現。三場演出全都得到了觀眾和專家學者的讚賞，特別來捧場的翠娥，散場後還難掩興奮地拉著我說，「我真的有五十多年沒看到這排場歌仔戲了。死貓仔！

教我識字的三寶兄

三寶兄是我在民天「五虎廣播劇團」的同事，他是團裡的絃仔師，也會吹薩克斯風，漢樂、西樂都很厲害，年紀大我很多歲，可能只比大姐小一點吧！在宿舍裡，我和陳亞蘭的阿姨玉雪住一間，三寶兄就住在我們的隔壁間。

「阿貓仔！我看妳很愛學習，之前妳不是還去補英文？現在怎麼樣了？」一天午休時，在電臺附近的麵攤上，三寶兄吃完麵後抽著菸邊問我的近況。

「是啦！那是我三哥贊助我去學的，英文字母都認識了，但是一鬥作伙我就不認識它們了！」當時也不知道是受到什麼刺激，向剛學裁縫的滿勝三哥要了兩百塊到臺中火車站前面的補習班去報名學英文。其實，那個時候漢字我都還認識不了幾個。

「三八啊！妳漢字都還不會，跟人家學什麼ABC？來啦！有閒的時候妳到我那邊，

我來教妳認字、寫字。不要做青暝牛！查某人也要學會認字，不然以後會很辛苦的！」三寶兄的一句話，讓我想起了大媽在我七、八歲的時候，也和阿母說過一模一樣的話。

我從小就跟著大姐住在「新嘉興二團」，雖然那個時候已經有六年的國民義務教育，但我過了七歲讀書的年紀還是整天泡在戲班裡，都不知道外面的小孩這個年紀已經在上小學了。同樣在班裡的阿爸、阿母也沒有那個觀念，能有個吃飽飯的地方待下就好了，小孩子唸不唸書，她的未來怎麼樣，好像都不是那個時候的他們首要關心的事。或許，因為家裡窮，把我送回去彰化秀水讀書，不僅家裡會多一筆開銷，多添一張嘴吃飯更是另一項負擔。的確是如此，我許多戲界差不多年紀的朋友，她們大部分也都沒有揹過書包上過學。除非送回家裡有人照顧，有得吃，否則，十天換一處演出的內台戲班小孩，哪有機會和一般孩子一樣正常地唸書呢？不過，在秀水的大媽心裡，卻總是惦記著這件事。

有一次，「新嘉興二團」剛好演到彰化不知道哪一家戲院，大媽知道後特地從秀水趕到這間戲院來找阿母，希望能帶我回去唸國民學校。大媽在日本時代出身自好家庭，唸過不少書，她知道讀書識字對一個人的重要性，所以，大媽生的每個小孩都有唸到書，而她对教育的重視也深深地影響了她的子女，像我的姪子，我大哥滿榮的小孩王如哲，他從小就很上進，後來留學英國拿到教育博士，現在在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當校長！



✿ 我錄的第一張唱片「掌中戲劇後場用特種片」（天鵝唱片），是三寶兄帶我去灌錄的。（1960年代，江武昌提供）



「引仔！阿貓仔已經要讀國校啊啦！人家公所已經來通知了。要給她讀冊啦！不要做青瞑牛！不然以後長大會很辛苦。人我帶回去，這樣好嗎？」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大媽專程來戲院就是要帶我回去讀國校的，那個時候我站在旁邊什麼都聽不懂，也不知道讀不讀書對一個人有什麼差別。阿母出身貧寒，大字不識一個，青瞑牛在一個都是青瞑牛的環境裡，她怎麼會有要讓女兒受教育的觀念呢？況且，她也捨不得讓我離開她的身邊。最後，大媽一個人黯然回去，而我是很久之後才體會到讀書的重要性和不識字的羞恥感。當然，也包括大媽對我無私關心的感念。

這是肉圓攤收起來之後的事。那時，差不多每個禮拜有兩到三天的晚上我都會到三寶兄的房間學識字、寫字，他為人正派，我在的時候他都會把房間門打開，免得讓別人誤會說閒話。三寶兄不教注音，或許他也不會，他都是從生活中可以看到的，比如路上招牌、包裝紙、報紙、劇本總綱裡的字開始教我學起，後來還進階到學《人生必讀》，什麼「壞事勸人休莫做。舉頭三尺有神明。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一家之計在於和。一生之計在於勤。……」這些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很牢，學寫字兼學做人，裡頭都是很有道理的人生智慧，對我後來的做人做事有很深的影響。三寶兄用一個小黑板教我寫字並解釋字句的意思，我回去之後則用鉛筆一一地謄抄到小學生的作業簿上當作複習。幾本作業簿寫下來，不到一年，生活中常用的字我幾乎可以看懂一半以上了。



- 上／因為演出中視春節特別節目《梁山伯與祝英台完婚》，我演的現代祝英台，留美學成時也拍了一張學士照！左是柳青飾演的現代梁山伯。（1972）
- 左／《梁山伯與祝英台完婚》，祝英台學士照。

三寶兄對我很照顧，除了教我識字之外，還曾經幫我介紹過灌錄布袋戲歌曲唱片的頭路。一直以為灌錄唱片是我到臺北開始演電視歌仔戲之後的事，想不到在民天電臺的時候就有此事。說來偶然，有一次我電視歌仔戲的同事高玉珊拿來一張布袋戲後場專用的唱片送給我，她說，那是她南部布袋戲班的朋友送給她的，唱片圓標上有我「王仁心」的名字。對啦！三寶兄是曾經帶我去灌過一張布袋戲唱片，就像後來西卿當黃俊雄布袋戲的歌手一樣，是幫布袋戲班錄主題歌。當時，我錄了一首小旦獨守空閨、等待情郎時唱的【都馬調】，雖然長度僅短短兩分鐘，但這段我不到二十歲卻略顯老成的錄音，卻是我的青春印記，以及對三寶兄長長的懷念。

這張天鵝唱片的圓標上還真有「周三寶」的名字。我想起來了，三寶兄是姓周沒錯！離開「民天」之後我們一直沒有聯絡，幾十年來音訊全無，倒是最近幾年每每在整理劇本、四句聯的時候，總會想起他，這位教我識字寫字的大恩人。

雖然識字之後的世界變得大不相同，但是，我身分證上「教育程度」欄卻還是記著「不識字」三個字，這讓我常常覺得很丟臉難堪。尤其是後來我在中視和柳青演歌仔戲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之後，每次查戶口或是到公所申請什麼要用到身分證的時候，我就會覺得很不好意思，雖然沒上過學、沒學歷是事實，但是，我就是不希望別人看了我的身分證後真

的把我當作「不識字」的大明星。

後來，我身分證上的「教育程度」改成了「小學」，這是我一個嫁給外省人警察的遠親阿姐幫忙的。我這個警察姐夫——胡平很疼我，知道我這個大明星的「不識字」困擾之後，很熱心地想要幫助我「解套」。

「阿貓啊！姐夫來幫妳，俺在戶政事務所有熟人，看妳要國小畢業還是國中畢業都沒問題！」姐夫的山東腔國語很難聽懂。

「姐夫！謝謝你！有國小畢業沒那麼難看就好了。初中？我是沒有到那個程度，不敢想啦！」我也用那極不輪轉的臺灣國語回答。

那個時候剛廢除考初中，施行九年義務教育才開始沒幾年，我能有「小學畢業」其實就很心滿意足了。於是，有了姐夫的協助，我開始有了學歷——「秀水國小畢業」，從此這成為我對外說明教育程度的統一說法。

虛榮心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你越在意什麼，它就越牢牢地把你困住，讓你分不出對錯，搞不清楚方向。在我以後的生命裡，從來不太為此所困，因為我很清楚自己是誰，要

過什麼樣的生活，真正想追求的是什麼。經過生活歷練之後而有的生命透徹，虛榮心好像就自然逃開了。現在回想起來，那次的「偽造」小學學歷變得有點荒謬可笑。因為，後來新的身分證上的「教育程度」欄廢除了！有沒有學歷這件事，自己不再困擾，更沒有人會在意。

第二部



《三進士》的惡媳婦

「怕什麼？子彈打到臺北都冷掉了！」大姐的細姨人生並不幸福如意，最後她是自「空長」虎尾家中偷跑的，而且想逃得越遠越好，逃到一個「空長」找不到、勢力到不了的地方。本來想跟著「碧祥」的班到新加坡演出，後來因故沒去成，臺北的民本電臺「八姐妹廣播劇團」剛好派人到南部招募演員，這倒成了大姐的救命和新生機會。臺北，夠遠了。後來我到臺北投靠大姐的時候，她已經能以開玩笑的口吻回應那段不安恐懼的日子了。

民本電臺位於現在已劃入萬華的加蚋仔東園路上，原本屬於臺北市雙園區，我在那裡也做過多年的廣播歌仔戲。大姐在民本「八姐妹」的時間並不長，透過在臺南「丹桂社」的好姐妹小鳳仙的介紹，大姐參加了劉鐘元旗下的「九龍廣播歌劇團」。當時劉老闆與翠娥的丈夫賴元山、陳永明的三哥陳安全和張振翔、袁國琳等人合股，成立了一個負責招攬

全省廣播電臺廣告業務的愛莉亞公司，「九龍」就是他在民本電臺的自營劇團。

大姐雖然是「九龍」的人，但也要支援同為愛莉亞系統的「正聲天馬廣播劇團」的節目錄製。當時一天要錄八小時，早上在重慶北路三段聾啞學校附近的正聲電臺唱四小時，下午再趕回加蚋仔東園路的民本電臺錄四小時，一個禮拜還要到臺視錄一次現場live的電視歌仔戲。那個時候臺視是臺灣唯一的一間電視臺，中視要到民國五十八年才開播。



1971年我已是家喻戶曉的電視歌仔戲明星，那一年中視的元旦特別節目我和柳青合作，再次演出《三進士》一劇中的惡媳婦秦秋，柳青則演我的大伯周子卿。

民國五十五年我到臺北之後，也是過著和大姐同樣的工作內容與生活模式。當時我們一大隊人往返萬華、大龍峒二地間都是搭公車，我就常幫我們「九龍」、「聯通」的音樂指導蘇桐歐吉桑提氣瓶趕公車，因為他有嚴重的氣喘。歐吉桑成名早、名氣大，聽說他的揚琴彈奏技巧臺灣第一，像〈農村曲〉、〈青春嶺〉、〈日日春〉等我們朗朗上口的臺語流行歌曲也都是他的譜曲，在日本時代更曾為古倫美亞、勝利這些大唱片公司灌錄過很多張流行歌曲盤。歐吉桑個性雖然有一點孤傲，但對我們晚輩真的很好，因為他離婚後單身一人沒有家累，或許也是把我和大姐當作女兒般看待吧！我們大家在一起吃飯的時候，他總是會點比較好的菜分給我和大姐吃，那段曾經的人情溫暖，是我和大姐至今感念難忘的。

歌仔戲班裡的小生和苦旦本來就是最容易討好觀眾、走紅最快的腳色，尤其在電視

歌仔戲出現後，小生和苦旦簡直就成了觀眾心目中的偶像。不論是劇團出身的演員還是新近訓練的後起之秀，幾乎沒有人願意嘗試演反派角色，尤其刁頑、潑辣、淫蕩的花旦更是難求，不容易討好又難成名，大家都不願意演壞人，這常使得劇團的製作人在分配角色時傷透腦筋。大姐是愛莉亞改組的聯通廣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轄下「聯通電視歌劇團」最出色的「壞女人」，因為把善良的苦旦害得夠淒慘，玩弄純情男人的手段夠卑劣，把別人的家庭破壞得夠徹底，大姐是當時少數成功演出「壞女人」的歌仔戲明星，就有一期《電視周刊》裡有一篇〈擅演反派的王金蓮〉寫道：「王金蓮把那些個妖冶、刁潑的角色都演活了。觀眾們每看了她的演技，都幾乎要恨之入骨，因為她把『壞女人』演得『太壞了』，事實上，這就是王金蓮演戲最成功的地方。」我在「新嘉興二團」時早就知道，大姐狐媚、狠賤的目色和神情一流，確實難有人能及。對了，大姐的藝名，就是因為劉老闆欣賞她演的「壞女人」不輸《水滸傳》裡調戲小叔武松、勾搭西門慶的潘金蓮，而將王勉改作「王金蓮」。

歲月無情，電視鏡頭更是殘酷。大姐在電視歌仔戲演了幾年反派的花旦戲之後，隨著年歲漸長，終究敵不過Tace漂亮又年輕的後起之秀的現實挑戰，到後來，她都只能扮演一些中年婦女，像是母親、嫂嫂、皇姑這一類的角色，純靠演技取勝。「才三十出頭，在電視演花旦就不行了，那個時候我就只能演月春鶯、柯玉枝和楊麗花這些當紅小生的媽



大姐在「九龍廣播歌劇團」同事美惠與夏子的時裝宣傳照。（江武昌提供）

媽。沒關係！還有一個小我十二歲，又漂亮唱唸又好的小妹。找她上來臺北和她們拚一下。」大姐後來告訴我她為什麼在民國五十五年向劉老闖推薦我的原因。這或許是理由之一，但我更相信大姐是觀察好風向、鋪設好道路之後為小妹所做的生涯規劃。電視歌仔戲雖然剛起步，大姐看到的卻是無限的希望與前景，她認為，她的小妹不應該在這個前景美好的新興市場中缺席。

北上後住在大姐在加蚋仔的租屋處，一樣地白天在民本、正聲電臺錄製廣播歌仔戲，每週再參加一次「聯通電視歌劇團」在八德路臺視的現場錄影演出，生活規律且忙碌。臺北，雖然機會很多，但也陌生惶恐與充滿挑戰，儘管一切都還在起步階段，努力存錢在臺北買房子，並且把阿爸、阿母接來由我們姐妹倆奉養，這成了我當時心中暗自許下的願望。

不論在廣播還是電視，民國五十年代優秀的歌仔戲前輩實在太多，像小旦、苦旦就有小幸子、小麗雲、月春鶯、廖秋等人，她們都是唱將，藝術好經驗又豐



❁ 大姐上臺北後為廣播、電視兩棲演員，電視上初以演壞女人知名，這也是製作人劉鍾元以《水滸傳》裡壞女人潘金蓮之名為大姐號藝名的原因，年過三十歲她則以老旦為觀眾熟知。



❁ 「空長」和他元配生的女兒侯麗華（右三）在臺北結婚，大姐（左三）、我（右一）和阿母（左二）還是盡己所能的提供必要協助。

富，我雖然只能在她們旁邊演些小配角，比如在《真假姑爺》裡演婢女梅香、在《秦香蓮》裡演皇姑、在《碧玉簪》裡飾丫環春香等，但我很珍惜這樣的學習機會，這是我之前在嘉義、臺中所沒有的經驗和視野，每天都有一種躍躍欲試的動力，時時都有一種可能將至的期待，我想，可以用雖苦猶樂這四個字來形容上臺北頭三年的生活感受吧！我一直相信，新人，在做人做事上只要謙虛學習，把自己盡量準備到最好，凡事頂真，當機會來臨時也就是你得以轉運的最佳時機。果然，民國五十七年的《三進士》，讓我有了一個電視歌仔戲生涯的亮點。



小鳳仙（左）是大姐進入廣播「九龍」、電視「聯通」劇團的恩人，後來與我在臺灣電視聯合歌劇團合作頻繁。

「劉老闆，別人不願意做我來做，請你給我一個機會試試看！」前面有提到過「壞女人」常沒有人願意演，這齣戲裡的惡媳婦素秋就是因為沒有合適人選扮演而讓製作人賴元山和老闆劉鐘元傷透腦筋。其實，此時讓劉老闆心煩的事還不只這一件，因為「聯通」的編導陳聰明鬧辭職，導致以小鳳仙領銜的「九龍」宣告解散，「聯通」在電視的演出也幾乎停擺，後來「聯通」與

「明明電視廣播劇團」取得協議，合作製作廣播、電視歌仔戲，《三進士》就是雙方合作的第一齣電視歌仔戲，由「明明」的製作人葉大鵬負責製播，他後來一直在歌仔戲界服務，還曾經長期擔任臺北市地方戲劇協會理事長。

民國五十七年六月，《三進士》分三週播映三集，演的是孫淑林（小鳳仙飾）的兩個兒子周子卿（徐正芬飾）、常天保（林玉燕飾）小時候因為父親張文達（陳聰明飾）進京趕考欠下銀兩無力償還，而分別為周、常兩家收養，他們二人在彼此不認識的情況下結為金蘭並同時考中進士。常天保後來高陞知府大人，他的妻子素秋病後想吃家鄉名菜八珍湯，找到其實是她婆婆的孫淑林進府為她烹煮羹湯，孫在府內受盡素秋的欺凌虐待。最後身世真相大白，父子三進士相認，媳婦素秋並向婆婆認錯求其原諒。

「王小姐！妳做得很好，第一集做常母，後面兩集做歹媳婦，尤其那個歹媳婦觀眾很喜歡，說妳很古錐，唱歌又好聽，這幾天收到很多觀眾的信都有提到，說妳做的那個媳婦實在是惡毒又不會顧人怨。」劉老闆顯然很滿意我的表現，以及他對我大膽起用的成果。雖然還不是主角，但素秋這個角色有個性、有層次、唱唸也有表現空間，加上我長得可愛有觀眾緣，真的是只要把握住機會盡力演好，哪怕是一個小角色，演員也可以把他創造出價值而讓觀眾印象深刻。



✿ 我和司馬玉嬌等人灌錄的歌仔戲唱片《茶花女》封套。（江武昌提供）



✿ 1968年我參加明明電視廣播歌劇團於臺視演出惡媳素秋（中）一炮而紅，編劇是名電視歌仔戲編導陳聰明，音樂指導是臺灣音樂前輩蘇桐，戲劇指導王麗華則是「明明」製作人王明山的女兒。

《三進士》播完之後，三〇三期的《電視周刊》就有一篇〈活潑可愛的王金櫻〉專文報導，文中特別提到了我在《三進士》裡的表演：「在最近一次演出的《三進士》一劇裡，王金櫻改變了戲路，飾演『潑婦型』的角色，把婆婆當作奴僕，時加痛責打罵，演來十分生動。怪不得事後有一位觀眾寫信來狠狠地『臭罵』了她一頓。雖然在這件事上，王金櫻是受了一點委屈，但是也正反映出她演出的逼真，已經能夠深深影響觀眾了。」



住在高雄的月君（右）是我最為貼心支持、默默付出的戲迷，她蒐集了所有關於我的《電視周刊》及黑膠唱片。

我珍惜劉老闆的信任與這次難得的演出機會，我請教大姐演「壞女人」的技巧，揣摩素秋的心理動機，我更時時刻刻認真地琢磨唱腔與唸白的表現力，全部為的就是讓這一次機會成為生命的轉機。我做到了！因為在這齣又叫做《八珍湯》的《三進士》扮演惡媳婦大成功，頓時間我成為了家喻戶曉的電視歌仔戲演員，初嚐爆紅的滋味，走在路上，越來越多人對我指指點點，「你看！那個就是演歹媳婦的王金櫻啦！」之後，「聯通」與其更名後「鳳鳴」節目裡的壞女人都全歸我演了，比如在《白紙告狀》中林孝義（楊麗花飾）善妒、惡毒的妻子陳麗屏。我手邊就有一本我的戲迷朋友月君提供的三二四期《電視周刊》，裡頭的「歌仔戲劇團動態」欄目還特別提到：「王金櫻的刁潑戲，已經漸漸得到她姐姐王金蓮的真傳，將來她可能成為一名成功的反派旦角」。

隨著我演出「壞女人」的形象深植人心，名聲越來越大，愛護我的大姐和劉老闆卻看出了潛藏的危機。「阿貓仔，演歹查某不會久長，做電視是看面貌 face 的，很現實，年紀一大就不會有人叫你做了。」大姐以過來人的身分提醒著我；「王小姐！妳嬌、聲好又摺勢做，也很有觀眾緣，年底有新的電視臺要開播，我準備培養妳去做頭牌小旦！」劉老闆看出我的潛力不止於此，希望我暫時不要接受任何演出，好讓觀眾淡忘我既有擅演壞女人的形象，之後再重新出發。

我很聽話。民國五十八年，我告別了「壞女人」，準備迎向王金櫻另一個嶄新未來。

我從陳清海身上學到的

對於栽培演員，劉老闆很用心也敢投資，他確實有別人少見的眼光和氣魄，他的「河洛歌仔戲團」在發展前期對於小咪、唐美雲、郭春美、許亞芬、石惠君等人的提攜也都是如此，她們後來都能發光發亮且獨當一面各撐起一片天，這都和劉老闆在當時提供「河洛」這個精緻歌仔戲演出平臺有關。大半年我不演出，一個月兩千的薪水照發，劉老闆還花錢找陳聰明和福祿兄的大哥呂老虎，訓練我鏡頭演戲和武戲的刀槍技巧，想要幫我打造一個全新的旦角形象，以與他力邀的電影明星柳青完美配合，這是他準備進軍即將開臺的電視的秘密武器。

這個消息像風一樣傳開了，惹得某些同業的吃味與訕笑。一位藝術很好的歌仔戲前輩就曾經在臺視攝影棚裡當眾讓我難堪，「哼！蟾蜍要是能吃的話，哪還需要水蛙！」仗著輩分高、名氣大，擺明地要讓我下不了臺。



- 上／這張《電視周刊》上的照片很難得，除了1960年代後期電視歌仔戲界的當紅演員外，還有導演陳清海、製作王國興（王明山之子）和臺視導播曹劍珊。（江武昌提供）
- 右／我和福祿兄在傳藝中心辦的資深藝人尾牙活動合影。（2014）他的大哥呂老虎外江功底極好，是我們歌仔戲界知名的戲先生，而他在臺灣電視聯合歌劇團時也給我很多武戲方面的指導。



剛上來臺北，23歲的我。

「不要這樣啦！妳是我很尊敬的前輩，給年輕人一個機會，話不要說得這麼難聽嘛！」我壓抑著憤怒，希望放低姿態就此打住。

「我就是說妳！吃不到三把菴菜就想要上西天。那麼愛做，妳是老師嬸嗎？像妳這種程度還想要做主

角？早咧！」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竟淡淡地回說：「藝真人貧！」然後轉身就走。

這句話很重，這是我們戲界在說一個技藝不錯但人品不好的人的一句話。當然那位前輩聽了之後惱羞成怒，連珠砲似地對我罵出各種難聽的話，當時她罵了什麼我早已忘記，但是，藝與德要同時兼修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卻是我在這件事裡最大的感觸與收穫。做好自己本分，欣賞他人優點，盡量提供晚輩發揮的機會，也成為我之後奉行不渝的生命態度。

從負面的表象看到正面的啟發，是一種修養，更是生命價值的提昇。我一直試著在學習，把曾經恨過、討厭過的人加諸在我身上的事，嘗試從相反的角度重新觀看，再經過一

段時間沉澱之後，看看是否能成功轉化成人生觀的正向啟迪。我剛上臺北的時候，導演陳青海就曾經為我上過一堂永生難忘的職場必修課。

民國五十一年臺視開播之後，廣播、電視、公演三方共構出歌仔戲不同於內台時期的新氣象。廣播歌仔戲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開發出大批的歌仔戲聽眾及愛好者；電視歌仔戲則讓廣播歌仔戲演員被看見並形塑出新的明星，這個新興媒體為歌仔戲的發展再創高峰；而電視歌仔戲劇團的對外公演，不僅及時滿足了觀眾的欣賞熱度，更是另一種內台歌仔戲演出的延續。我北上投靠大姐後，就常在錄影空檔隨著「聯通」在不同的劇場四處公演。

電視歌仔戲雖然是做定本的，但是到外面公演則是做活戲。一次我隨「正聲天馬」到臺北大橋頭的大橋戲院公演，導演是內台班「金山樂社」出身的陳青海，演出前他叫我先穿好戲服，扮上小旦妝後等待他的指示，看著戲一場一場地演過去，第一天演完了，根本就沒等到出臺的機會。心想，可能我的角色是第二天才有吧！雖然難掩失望，但也同時對明天的演出充滿期待。



前期「河洛」的劉老闆對提拔演員很有遠見與魄力。「河洛」前期的主要演員許亞芬（左一）、石惠君（左二）、劉老闆（左三）、小咪（右二）與郭春美（右一），劉老闆都有知遇之恩。我們合影於三峽祖師廟前。



錄製廣播、電視歌仔戲的同時，我也常隨「正聲天馬」到北部各處的戲院公演。

「導演，我今天要做什麼？」第二天演出前，我扮好小旦裝扮後小聲探問導演。

「妳就做小旦，輪到妳的時候我會告訴妳！妳在旁邊等。」陳清海敷衍我兩句後又開始向其他演員說戲。

第二天還是一樣，第三天也是如此。上了妝，著好裝，一心等待出場，最後還是只能看著別人忙碌地前後臺進進出出，那種嚴重失落、自我質疑的心情簡直像千斤重擔壓著我喘不過氣。卸妝時，我的眼淚不爭氣地流了下來。明天還有一天，或許還有機會，只是不抱希望了。

第四天，最後一場，我終於有表演的機會了，陳清海要我做一個出臺通知小姐有難的婢女。沒關係，戲分多寡我不在乎，

我在意的是自己有沒有演好，觀眾對我有沒有肯定。想不到，我一出場叫了聲「小姐」就被匪徒殺死，前後半分鐘都不到，下場時，還被一個年輕武行不小心踩了過去。我進後臺後哭了很久，有些演員還過來安慰，以為是我剛才被踩得太痛，他們怎麼知道我其實是哭自己的不爭氣與看不清現實，也怨導演的缺乏準備又欺負新人，此刻，四天的委屈我一次哭了出來，我哭得清楚明白，旁人則聽得不知所措。

「我一定要認真努力，用實力來證明自己的價值，讓觀眾看到王金櫻！」大姐很支持我的「化悲憤為力量」，在電視圈如果沒有咬緊牙根往前走下去的決心毅力，還真的很快會被淘汰掉。或許陳清海並沒有為難我的意思，但現在想來我還真感謝他，如果我後來在這個圈子不服輸地挺下來，如果我能持續體貼新進演員並給予機會，如果每次演出我都會做好充分的準備，我想，都和那次他的派戲經歷有關吧！

生活本來就綜合著酸甜苦辣各種滋味，有時可以把吃苦當作吃補，有時甜蜜中也滲透著苦澀。我參加「聯通」在臺視的電視歌仔戲演出時，就曾發生一段酸酸甜甜的爱情插曲。

有一位臺視記者喜歡我。他姓柯，和我同鄉也是彰化人，當時，我每次到臺視錄影，都會收到他為我準備的一籃水果，幾次之後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他很紳士，總是對我默默地付出關心，而當我知道他是大學畢業之後，則是選擇刻意地與他保持距離，因為我們

的學歷差距實在太大，我知道，帶著自卑相處我們是不可能有好未來的。況且，我也不能不考慮家人，如果愛情與婚姻無法兼顧到家人，我會毫不考慮選擇放棄的。

我從來沒有談過戀愛，又是被一個高學歷的謙謙君子所喜歡，像我這樣一個來自鄉下的女孩子說沒有心動是騙人的。始終等不到我的回應，後來他找了拍攝歌仔戲的導播顧輝雄來探聽我的意思，「王金櫻，妳覺得怎麼樣？人家柯先生還在那邊痴痴地等呢！他人真的很不錯，看怎麼樣給他一個答案啦！」

「什麼啦？就沒有來電嘛！我們本來就是朋友啊！」我故作不在意地否認，其實是自己自卑感在作祟。

後來，有一次錄影完畢，他叫了計程車送我回家，大概是晚上十點多吧！在士林住家巷口昏黃的路燈下和我道別的時候，還在我的額頭上輕輕地吻了一下，就好像美國電影裡面演的那樣，很浪漫，但是，也有一種我們在拍愛情片那種不真實的荒謬感，害我當時差一點笑了出來。

我的理智告訴我這樣下去不行，他越是君子，我就更加痛苦。我想寫一封信直接告訴他我們不可能在一起，卻又擔心自己寫不好會辭不達意反而讓他誤會。於是，我請同住的





參與「聯通」在臺視的演出，幾乎每齣戲都有灌錄銷往東南亞的「外銷版」唱片。



外甥女，大姐的女兒麗貞幫我寫信，大意是說我們之間沒有緣分，做朋友就好，如果他未來有適合的對象就應該趕快結婚，千萬不要因為我而有所耽誤之類的。

他收到信後，就慢慢地淡出了我的世界。聽說他後來結婚了，自臺視退休後移民到美國洛杉磯，民國八十年代初楊麗花率團到美國西岸演出的時候，他還曾經去找她們，並探問我現在過得如何？「死貓仔！妳前輩子是燒什麼好香有這樣的福氣，那個柯仔到現在都還沒把妳忘記，如果妳當時嫁給他也會很好命的！」同行的翠娥回臺灣後還特別打電話來消遣我。那段酸甜回憶已經遠去，我也沒有太多的留念，因為，我有一個愛我的老公，婚姻幸福美滿。

一齣戲改變一生

阿柳，大我三歲，我都是這樣叫我的「螢幕老公」——柳青。她是民國五十年代的電影紅星，本名叫張春美，經過她姐姐張月真的介紹，進入桃園的內台歌仔戲班「日月園」學戲後有了小春美的藝名，之後拍了國語黃梅調電影《七仙女》才開始用柳青這個名字。聽她說，和我在中視合作之前，六、七年間她已經拍了八十幾部臺語片和多部的國語片，和柯俊雄、關山、張小燕等國語片影星也都曾在銀幕上合作。我知道她是電影大明星，也聽聞她原本是歌仔戲演員，至於劉老闖為什麼會安排我與柳青搭檔，我從來沒問過，我想，見多識廣的他自然有他獨到的判斷與眼光吧！這個在知名度上極不相稱的大膽安排，不僅開啟了我的歌仔戲事業，更促成了我與柳青的一世情誼。

生命這樣靜靜地走了過來，緣分常常是我感到最為奇妙、最說不清楚的，一個時間點，兩個對的人，遇上了，他們一輩子就因而大不相同。



太陽 新皂粉 贈
肥 皂

上／演完《梁山伯與祝英台》後我的簽名大有長進，而位於臺北後車站天水街上的「老高美」相館則是我們戲界的拍照首選。

右／與柳青合作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改變了我一生，也豐富了我的廣告代言經驗。這是有柳青親簽的該劇戲裝照。（信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左／導演陳聰明（中）指導我和柳青演《三笑姻緣》。（《中視周刊》，1969）
右／我在中視拍《三笑姻緣》時，與燈光師連錦源合影。（1969）

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初，劉老闆的「中視歌劇團」演出了五集的《三笑姻緣》，這是中視開播後第一檔電視歌仔戲節目。陳聰明擔任製作人和編導，美術設計是中視美術組的林昭桐組長，導播是中視的張光譽，我演秋香，柳青演唐伯虎，十六歲剛入行的黃香蓮則演冬香。因為中視剛開播，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觀眾熟悉又討好，加上電影紅星柳青演電視，我是成功展現旦角新形象、黃香蓮是年輕貌美表現討喜，《三笑姻緣》一劇播出後迴響很大，為中視、劇團及我和柳青成功打響了第一炮。從大批觀眾來信湧入電視臺看來，觀眾對我和柳青在螢幕上演對手戲扮情侶的接受度相當高，寫信讚許演技好的，索取簽名照的不知道有多少。劉老闆轉戰中視首戰告捷，信心大增，更確定了柳青、王金櫻、陳聰明「金三角」創作團隊是成功的製作策略。民國六十一年二月春節檔期，中視歌劇團再度推出這齣戲，

並由五集增為八集，為提昇趣味性增加了祝枝山部分，以及有臺語連續劇演員屌斗、矮仔財的加入演出。聽說，再次推出的原因是中視剛開臺時收視範圍僅在新竹以北，中南部觀眾無緣得見者太多，趁農曆新正重新製播以答謝中視觀眾的愛護。

我在詮釋秋香這個活潑、聰慧、機智、高傲的人物形象時，特別注重眼神和表情的細節處理，因為透過鏡頭，細膩的表演會把角色的心情、心境放大，這是觀眾是否喜歡你、認同你的關鍵，也是好演員和一般演員的區別所在。我記得第二集有一場戲是秋香和唐伯虎在花園內調笑和歌唱，我機趣的應答和優美的唱腔就深得製作團隊和觀眾的喜愛。半年多來陳聰明的表演指導完全派上用場，而柳青豐富的鏡頭表演經驗，對我關於演對手戲時的人物交流也有很好的帶領與啟發。

我們是注定要一起演戲的。首次合作，我就喜歡柳青，喜歡她的低調，喜歡她的人品，喜歡她的表演，更喜歡我們相處和演戲時的默契與自在。才第一次，我就知道我們是可以在一起一輩子的閨密。



中視歌劇團到臺中、新化、臺南、屏東、嘉義、新竹等地巡迴公演，觀眾還是最愛看我和柳青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十八相送》。（1971）

演了這齣戲之後我成了中視明星。《中視周刊》和報紙的影劇版隨時有我和柳青的報導，什麼我們兩個人個子誰比較高啦？我們一同旅遊到了哪裡吃了什麼小吃啦？我們螢光幕上扮情侶，生活中各自的情感歸屬為誰啦？各種拍戲、生活的花絮報導充分滿足戲迷的好奇心。



中視《梁山伯與祝英台》劇照，草橋結拜段。

坡、走錯路的開始。柳青在內台和電影界見過大風大浪，享過盛名，對此，她看得很淡，把我當作知己的她也常常提醒著我。

中視每天都接到數以千計的觀眾來信，讚美我們的演技、表達愛慕之情及索取簽名照片，劉老闆為此還特別請來兩位女大學生每天即時專責龐大的回信及郵寄照片事宜，不然，我們哪裡有時間和能力處理呢？不過，因為索取簽名照的需求量大，我和柳青練習簽名的機會多，寫字倒是大有進步。



中視《梁山伯與祝英台》劇照，我演祝英台（中），十六歲的黃香蓮（右）飾銀心。

乘勝追擊，劉老闆和陳聰明推出的第二齣戲《梁山伯與祝英台》，再創收視率高峰。不誇張，這齣戲改變了我一生，這齣戲確立了我電視歌仔戲當家小旦的位置，這齣戲讓我和柳青的螢幕情侶形象深植人心，這齣戲更讓我有了廣告代言和參加餐廳秀表演的機會。

民國五十年代初，香港邵氏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在臺灣捧紅了凌波與樂蒂，民國五十年代末，中視的歌仔戲《梁山伯與祝英台》則讓我和柳青成為觀眾的新偶像。我是「歌仔戲界的樂蒂」，有觀眾說我氣質清新，很有文藝氣息和古典美，與樂蒂相比也不遑多讓，也有人說我長得像唱〈意難忘〉紅遍一時的歌星美黛，還有人說柳青比之凌波更為俊美，簡直再塑梁山伯的新典型。一齣戲紅了，吹捧主角以及為她加上華美冠冕都是稀鬆平常的事，這個時候反而要更加清醒，如果迷失其中，也將是你走下



太陽 太陽 新皂粉 贈
肥 皂



太陽 太陽 新皂粉 贈
肥 皂

我的時裝靚照，戲外的時裝扮相也是戲迷的愛好所在。(信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演員王金櫻（沈鑫南攝）



✿ 右／我在中視時拍的時裝照。（1971）

✿ 左／我在《中視周刊》121期的內頁彩色時裝照。（1972）



中視歌劇團巡迴到嘉義公演時，我回公益電臺接受紀露霞（左）的訪問。（1971）

隨之而來的廣告代言，也讓我們兩個人走入了所有人的家庭日常中。比如太陽牌肥皂、新皂粉就找我和柳青代言，舉凡週刊、報紙廣告上的促銷活動，餽贈客戶的精美月曆等，高密度的廣告曝光讓我的知名度大增，之後我也為蜜絲佛陀化妝品代言當過「美麗大使」，同時，應邀到各地剪綵及餐廳秀表演的機會也多了起來。

這一年我二十四歲，沒有愛情，事業正旺。而且，終於在臺北士林買下第一間房子，完成了把阿爸、阿母接過來奉養的願望。我的新生活正要開展。

在戲裡，梁山伯與祝英台生時無法結合，死後化蝶雙飛。這樣的結局不僅圓滿了戲，也圓滿了觀眾的心，在某種程度上，《梁山伯與祝英台》其實更圓滿了我。這齣觀眾與同業高度認可的代表作，後來竟也持續地陪我走過了數十個寒暑。我和柳青在民國六十九年以「臺視歌仔戲劇團」的名義灌錄了四張同名唱片；民國八十八年「河洛歌



和柳青代言的太陽肥皂廣告，登遍所有報紙雜誌。（信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我和柳青為太陽產品代言的月曆。(1971, 信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後來新黎明唱片發行的臺視歌仔戲劇團《梁山伯與祝英台》唱片，封套上用的竟是《洛神》的照片，對購買者來說應該是認人不認戲吧！

子戲團」為九二一震災在國父紀念館舉辦「歌子戲名角聯合演唱會」募款義演，我和柳青再度合作演唱了《梁山伯與祝英台》的「遊西湖」一段，這次也是柳青最後一次的舞臺表演；民國一〇六年底，「唐美雲歌仔戲團」在臺灣戲曲中心演出《新梁祝》，七十二歲的我受邀再次扮演祝英台，只是「樓臺會」一段等的、怨的梁兄已經不是去做仙的柳青了。

謝謝阿柳！謝謝梁兄！謝謝《梁山伯與祝英台》！是你們讓我的生命因而不同，變得美麗豐富。

大恩人劉鐘元

如果說《梁山伯與祝英台》是我歌仔戲生涯的轉捩點，而促成這個良機的大恩人則非劉老闆——劉鐘元莫屬。有時會想，一個人如果在事業上有一點成就，到底個人努力與貴人相助各占了幾成呢？還是先要有個人的努力，貴人、機會與好運才有出現的可能，二者絕對有先後邏輯上的關係吧！年紀越大，我越相信後者。

「王小姐！妳阿姐我幫她號名叫做『金蓮』，因為妳的聲喉不錯，原本想幫妳號做『金鶯』，黃鶯出谷的『鶯』。但是，金蓮的『蓮』是植物，那就把妳的名字也改成植物的『櫻』，さくら！叫『金櫻』好嗎？」我的藝名是劉老闆取的，王金櫻三字跟了我一輩子並且為歌仔戲觀眾所熟知，王仁心這個本名，反倒是沒有什麼人知道。

我和劉老闆相識超過五十年。他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很客氣地叫我「王小姐」，成名



劉老闆在93年度臺北市歌仔戲觀摩匯演頒獎典禮上，從臺北市文化局副局長李斌手上接過獎狀與獎勵金。

之前如此，成名後也沒變。而我，也叫了他半個世紀的「劉老闆」，之前演廣播、電視歌仔戲時他是我的老闆，在「河洛」的二十幾年還是我的老闆，這麼長、那麼深的緣分很難得，我更是珍惜。以前，曾有長輩叫他文賊，說他出道早、少年老成，滿肚子的主意點子，說話輕聲細語而且永遠笑笑的，讓人猜不透他內心真正的想法。

本名劉寧猛的劉老闆和大姐同年，也是昭和九年（一九三四）生的，嘉義人，他確實在民國四十年代後期就開始叱吒廣播歌仔戲界，民國五十年代以後又稱

回想過去，我仍然對當年劉老闆願意讓我不用演戲乾領薪水大半年，還花錢請陳聰明、呂老虎兩位老師訓練我心懷感激，而這樣的氣度與培植新人的用心，也影響著我後來對於提攜青年後進的態度，像是對李珣晴、王台玲和林芸丞，她們的資質條件不錯，也有心在歌仔戲角色表演藝術上精進，我就很樂意無私地傳授技藝與提供演出機會，

他永遠有最敏銳的市場嗅覺，總能把握生態風向與勢頭變化的先機，無論在電臺、電視及劇場的歌仔戲事業皆是如此。前面我曾經說過，我之所以能到臺北的廣播電臺發展是劉老闆願意提供機會；我在臺視演《三進士》裡的壞媳婦打開了在電視歌仔戲的知名度，是劉老闆大膽試用的結果；之後我能與柳青搭檔合作，在中視頻道形塑我歌仔戲當家小旦的新秀形象，是劉老闆銳意栽培、敢捧演員的成果；之後我隨著「河洛」參與整個精緻歌仔戲的創作過程，學會以文化的高度關心歌仔戲的發展，更是劉老闆對我的信任與使命的賦予。



我獲得臺北市傳統藝術師獎，劉老闆特別到頒獎典禮會場「紅樓」向我恭賀。（2014）



右／「河洛」參與臺北市傳統藝術季演出，我與劉老闆（左一）、陳德利（左二）、國樂家陳中申（左三）及唐美雲（右二）於記者會上合影。（1998）
左／1992年「河洛」赴美演出《曲判記》，全團於紐約中華新聞文化中心臺北劇場前合影，前排：右一唐美雲、右二小咪、右三是我，後排：右二石文戶，左一劉老闆、左六呂福祿。

霸電視歌仔戲界超過二十年，我想，他應該有他的辦法與過人之處，沒有兩把刷子，怎麼能在詭譎多變的商場、娛樂圈出頭，並有他的一片天呢？他「文賊」那一面我知道的不多，我所認識的劉老闆，一直都是那個謙恭、溫暖，並為歌仔戲和臺灣文化的傳承發揚盡心付出的大恩人。

「講添丁，說添丁，添丁說不盡！」這是吳樂天在電臺講古《廖添丁》時的開場白。對我來說，劉老闆的恩情也是講不盡說不完的。回想自己一生的歌仔戲演藝路，電臺、電視、精緻歌仔戲，每個關鍵點幾乎都是劉老闆的提拔與牽成。嚴格說來，如果沒有劉老闆就沒有我王金櫻！「吃水果拜樹頭，吃米飯敬田頭」，如果我對歌仔戲的發展與傳承有過一點貢獻，劉老闆就是最值得我感恩、感謝的人。

劉老闆是一個眼光獨到、有膽識魄力的生意人，他能識人，並擅於把人才聚攏、放對位置為其所用，而且，



✿ 陳聰明（左一）、柳青（左二）與我（右一）接待外賓留影。（1970年左右）



✿ 剛故去的知名電視歌仔戲導演陳聰明（右）也是我的老師和貴人，左為小生柳青。（1972）

雖然後來她們的人生、專業選擇不見得與我原來預期的一致，但我相信，我對她們的用心與示範，應該仍然會在她們的人生態度及歌仔戲專業上發揮效用，一如劉老闆、陳聰明老師對我的知遇之恩，以及我對他們的感激之情。

當時，劉老闆觀察了我兩三年，覺得我是一個可造之材，於是把我和柳青列為他進軍中視的秘密武器。他想要把我打造成一個足以和電影明星柳青匹配，而且文武全才、戲路夠寬的歌仔戲明星，他自掏腰包請來了呂老虎和陳聰明兩位老師對我親自授課。

福祿兄的大哥呂老虎本名呂金虎，外江底的，他們的父親是日本時代從上海來臺灣發展的京劇演員。老虎叔在當時已是歌仔戲界很有名的武戲先生，他一個禮拜來我家兩次，在我



我的老師陳聰明能導、能編、能演，不只是鬼才，更是全才。圖為他於中視演出《江南四才子》飾祝枝山的劇照。(1989)



陳聰明兩張年輕時的沙龍照。我執師禮、請安甚勤，老師也說「王金櫻是最念情誼，是我最得意的學生！」

士林家公寓樓頂空地教我基本功和刀槍把子，後來還找來他的女兒陪我練習刀槍對打。他教得認真，但也因材施教，他教武戲的時候常提醒我工架要漂亮，姿勢要到位，而且要量力而為。他提醒我因為學的時間有限，只要學會電視歌仔戲裡可能會用到的基本刀槍武打就行了，什麼像四角槍這類的要精熟，至於複雜的、高難度的武打反正會有替身幫忙，就不用太在意學了。他還教過我舞彩帶，我很訝異老虎叔一個中年武生演員怎麼彩帶可以舞得這麼漂亮嫵媚。他說歌仔戲常演宮廷戲，裡頭常會有妃子獻舞的段落，像我這樣的小旦演員一定要會舞彩帶，而彩帶要舞得好，手腕、手臂的力量、技巧控制最為重要，這是舞起來美不美的關鍵。

這次的學習經驗，對我的歌仔戲表演幫助很大。尤其是民國六十一年我參加臺灣電視聯合歌劇團之後，演出的多是歷史、武俠題材，如《七俠五義》、《薛仁貴征東》、《楊



右／劉老闆的「臺灣電視聯合歌劇團」第一次赴新加坡演出，與他捧紅的楊麗花在牛車水人民劇場後臺合影。（1976）
左／1992年「河洛」赴美演出歸國，我與劉老闆（左二）、陳德利（右一）、關循璋（右二）在中正國際機場。

家將》、《大漢英烈傳》、《大江風雲錄》等，在戲裡我能稱職武打，無愧於俠女一類角色，都得歸功於老虎叔的教導。而我能快速地適應鏡頭表演，以及對於女性角色的要求更深，則得感謝我叫了一輩子老師的陳聰明。

陳聰明是嘉義人，年輕時即在內台歌仔戲班和演臺語話劇的新劇團中歷練，二十幾歲就已經在電臺的歌仔戲節目裡當起編導，當時就有陳秋、甘草、東耳等筆名，而其中又以「甘草」最為戲界所熟知。他是戲界公認的鬼才導演，而且能編、能演、能唱樣樣通，就好像甘草是漢藥方裡不可或缺的藥材一樣，我想這就是他有「甘草」之名的原因吧！

當時，甘草老師教我鏡頭表演及旦角表演。因為他在臺視歌仔戲已有多年的導演經驗，對於唱腔與運鏡長度的配合、面對鏡頭在表演上的適應、現

場錄影表演時的細節把握等，他有很細緻的提醒與指導。而他對旦角動作的細膩詮釋與要求更是讓我佩服不已，女人該怎麼撒嬌、動作該怎麼比較漂亮、眼神該怎麼使才最有效果……，他簡直是比女人還瞭解女人。或許這跟他的男性身分和專業經驗有關吧！他很清楚戲裡演對手戲的小生和電視機前的觀眾對小旦的期待與想像是什麼。

他曾經在劉老闆面前讚美我：「王金櫻是一個可造之材，如果她能像這樣一直努力不懈，謙虛學戲，前途似錦當可期待。」老師在專業上很自負，是出了名的「雷公嘴臉」，嗓門大、脾氣躁，個性孤傲而常得罪人，雖然曾提攜過許多歌仔戲演員成為巨星，但後來能維持相對好關係的並不多。在後來的歌仔戲表演之路上，我確實以認真學習、不斷精進的態度回報老師的教導。而且，在老師離開戲界這三十多年間，我一定在每年的教師節前將問候及禮品送到。「這麼多學生裡只有妳王金櫻常常想到我！」他晚年常有此感嘆，我聽了難過。做人本該要惜情、感恩！我何其有幸能得其教導，在之後的表演路上終身受用。

今年（民國一〇七年）四月，老師以八十四歲高齡在桃園家中過世。「如果沒有我陳聰明，就沒有歌仔戲了！」去年教師節和葉青去探望老師時他的傲氣之語仍在耳際，感傷之餘，我很清楚這位對臺灣電視歌仔戲有關鍵影響、重大貢獻的戲界前輩，確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與榮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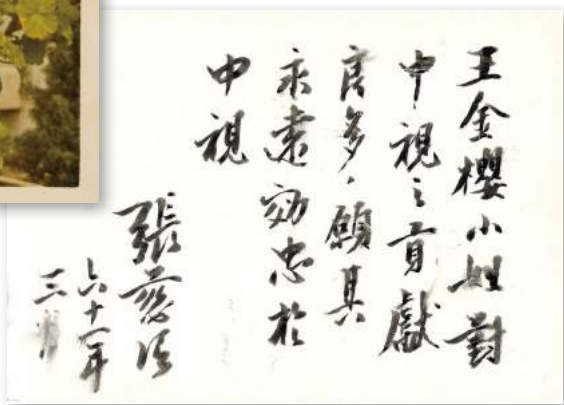
春節特別節目

我在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參加「臺灣電視聯合歌劇團」之前，總共在中視演了近三年的歌仔戲，這個時候的中視是在仁愛路三段的廣播電視大廈，也就是原來的中國廣播公司，現在的「帝寶」那裡。我們熟知位於南港的中國電視公司，則是後來民國七十幾年才搬過去的。

自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開始，除了《三笑姻緣》和《梁山伯與祝英台》之外，我還在中視演了《西廂記》、《鴛鴦鏡》、《柳燕娘》、《周文賓》、《董小宛》、《二度梅》、《憶難忘》、《癡瘋女》（《金石情》）、《忠義傳》、《夜明珠》、《白玉珮》、《一念之差》、《江小鶴與包阿戀》、《雙珠鳳》、《打金枝》、《儒俠傳》、《二劍震江湖》、《三進士》、《節義廉明》（《四進士》）、《萬古流芳》（《趙氏孤兒》）、《狸貓換太子》、《胡必松》、《恨冤家》、《恩怨不了情》、《薛平貴與王寶釧》、《朱洪武與



上／中視歌劇團到金門勞軍演出，空檔旅遊並與柳青合影。（1972）
下左、下右／中視贈我中視歌劇團到金門勞軍演出時遊覽的照片，背面文字肯定中有期待。（1972）



劉伯溫》等近三十齣的歌仔戲。因為都是和柳青搭檔演女主角，「柳青和王金櫻是電視歌仔戲最佳生旦組合」的形象因而深植人心，後來許秀年的情形和我有點相像，她也是與楊麗花長期搭檔而有「永遠的娘子」的美稱。電視歌仔戲裡明星級的小生、小旦不少，但真正稱得上「螢幕情侶」的倒是不多，因為像我們這樣兩人氣質相近、合作時間又長，而且被觀眾高度認可的情形實在罕見。

我在中視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卻是在電視歌仔戲站穩腳步的關鍵期。既然做主角，那就要逼著自己在戲路拓展和表演深度上都得下足功夫，樂觀迎接任何挑戰，這是我自年輕



在「中視」與「金龍」兩團合演的《朱洪武與劉伯溫》中我演林妙娘，與演少年朱洪武的柳青演有許多對手戲。（1972）

以來一貫的工作心態。在上述那些戲裡頭，我自認演得最有心得的是《三笑姻緣》的秋香、《梁山伯與祝英台》的祝英台、《西廂記》的紅娘、《董小宛》的董小宛和《柳燕娘》的柳燕娘。秋香和紅娘屬於活潑俏皮的花旦，要把握好她們機智、靈巧的個性，但動中有靜，著重人物口白及做表的展現力，一般很容易討觀眾歡喜；祝英台、董小宛和柳燕娘則為溫柔婉約、曲折悲情的小旦，嫻靜中需顯剛毅，對內心戲和表演層次有很大的鍛鍊空間。就有一位觀眾來信說我「演祝英台很文靜，紅娘很活，而董小宛的悲切更動人」，還有一位外省人「清園主人」投書《中視周刊》贈我藏名詩一首：

牡丹豔麗應稱王，金色年華七寶裝；

慧質天生見才藝，櫻桃繡口吐芬芳。

他說是偶而看到電視上我和柳青的演出進而迷上中視歌仔戲節目的，他同時也寫了一首小詩送給柳青：

柳色青青陌上春，百花雖豔落芳塵；

絲絲每有留人意，盡繫瀛洲顧曲心。



我在中視特別節目中飾演潘金蓮，俊柳青難得丑扮武大郎。(1970年左右)



右／陳聰明導演(中)難得扮戲與我和柳青(右)合影。
左／《董小宛》一劇中，我演董小宛在玉泉寺削髮為尼。(1971)

經過中視長官的解釋，這位「清園主人」似乎更愛柳青的表演。柳青的戲路寬，能文能武而以書生氣質取勝，可女可男更以俊美小生風靡，我何其有幸與她搭檔合作，一同在歌仔戲藝術裡成長前進。

臺灣第二家電視臺——中視開播後，由「中視」、「金風」、「拱樂社」、「寶島」四個劇團輪流製播的歌仔戲一直是最受觀眾歡迎的節目，「中視」由柳青和我領銜，「金風」的男女主角是葉青、林美照，「拱樂社」是葉文瓊、許秀年等人挑樑，「寶島」則由小明明、小豔秋領軍，陣容堅強，眾星雲集，中視歌仔戲繼臺視之後風靡全臺，再創電視歌仔戲的發展高峰。電視歌仔戲談的人已經很多了，在這裡我想要聊一點大家比較少提到的——電視臺春節特別節目裡的歌仔戲藝人和劇目。

過年期間為了讓觀眾可以闔家觀賞歌仔戲，同時，也讓歌仔戲明星展現不同於以往的形象，通常電視臺的節目部在



上／《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演員合影，我與小鳳仙（左一）、吳梅芳（右一）、翠娥（右二）。

右／我和柳青演臺視過年特別節目《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企劃春節特別節目的時候，會特別安排輕鬆有趣的歌仔戲演出，我在中視期間就曾經參加過三次的過年特別節目。這類的表演一般不是安排應景的喜慶劇目，就是特別為明星創編趣味、笑諷的賀歲節目。比如，我和柳青因《三笑姻緣》、《梁山伯與祝英台》二戲風靡全臺後，民國五十九年中視的春節特別節目，我們「中視」和「金風」就合作推出陳聰明編導江南四才子題材的《周文賓》一劇，這齣戲也叫做《王老虎搶親》，觀眾可以看柳青演的周文賓「男」扮女裝戲弄王老虎，也可以看到我演的王秀英和周文賓大談戀愛並私訂終身。

民國六十年中視的春節特別節目之一，則推出歌仔戲明星在除夕夜逛街並串接偶戲表演的「地方戲劇大會串」。這個節目演我和柳青在除夕夜逛街湊熱鬧，走到大廟邊看見有傀儡戲演出，演的內容是一家大小在除夕夜圍爐聊天，阿公講玉皇大帝除妖的故事給孫子聽，而這段妖怪逃到人間避難引發天下大亂，後來神明下凡除害的部分，就是以皮影戲來演出，最後演到我們看完傀儡戲後回家歡度除夕做結。劇情雖然簡單，但形式新鮮有趣，有我和柳青陪大家過年，又可以看到平常少見的傀儡戲、皮影戲表演。

最特別的是民國六十一年年的春節特別節目《梁山伯與祝英台完婚》，當時大年初一、初二晚上九點半到十一點，以兩集播出此「現代歌唱喜劇」。這齣戲陳聰明突發奇想，在



七世夫妻傳說的基礎上編了一齣現代版的梁祝故事，我和柳青還是演祝英台、梁山伯，只不過把故事改成我們是天庭的金童、玉女。思凡轉世的現代人，劇情講我演的祝英台通過托福考欲赴美留學，但父親認為女子單身出洋不便而加以阻撓，後來我女扮男裝順利偷渡出洋。在美國認識了同校的臺灣學生梁

山伯後，我們朝夕相處而且我芳心暗許。無奈，有另一同學馬文才嫉妒，用計把我誣騙回臺，父親因收了馬家聘禮婚事已定，在結婚當天，梁哥適時自美趕回臺灣，在我家門及時地把身穿婚紗的我搶至地方法院，辦理公證結婚，陳聰明設計了一個與新春節慶呼應的圓滿大結局。這齣戲的顛覆劇情和時裝妝扮很有吸引力及娛樂性，我和柳青為了演這齣戲所拍的多組學士照和婚紗照，則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美好的回憶。當時的演員還有高玉珊、黃香蓮、林美宏、柳哥、辱斗、矮仔財、脫線、周遊等。

我到現在還能記得這齣戲裡山伯自美回臺「訪英台」，英台在家怨等山伯一段的臺詞，現摘錄於下以為紀念：

祝英台

(臺) 奴家祝英台，(國) 今年剛剛十八歲。去美國留學三年四個月，忽然接到阮爸爸一張批，叫我轉來赴冬至，食冬至圓順繼赴過年。欲轉來的時，阮梁兄送我去飛機場坐飛機，人我有對伊來講起，(國) 我家有一個九妹真美麗，(臺) 欲嫁阮梁兄做太太，約伊二八三七阮兜來。無疑阮爸爸無理解，將我嫁予花花公子馬文才，馬文才人又闊生得穩。梁兄啊！你實在是真害，哪會到今猶未來？(臺) 來矣！【黃梅調】(國) 梁山伯從美國回來，訪英台啊，訪英台；下了飛機匆匆來，匆匆來，匆匆來！

梁山伯

(至英台家，按門鈴，英台出)

祝英台

(臺) 梁兄，你哪會這馬才來？

梁山伯

(臺) 你是啥物人？

祝英台

(臺) 我就是祝英台！

梁山伯

(臺) 毋是，毋是！我會記得英台佇美國佢我讀共學，食是食共桌，睏是睏共 Beddo(床)，英台明明是一个 Otoko(男人)，欲按怎是一个女紅妝？抑是你佇咧烏白講？



上／因為拍《梁山伯與祝英台完婚》特別節目，我和柳青拍的婚紗照。(1972)

左／中視春節特別節目《梁山伯與祝英台完婚》，我和柳青留學美國時參加聖誕舞會劇照。(1972)